

了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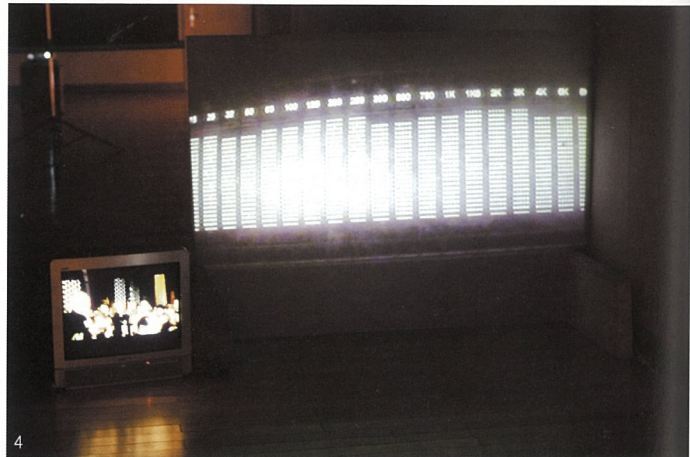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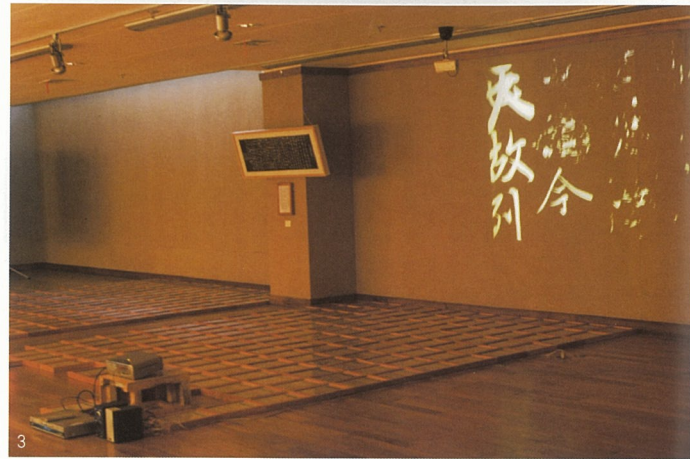
上述的上到手头与现成在手之不同,并非海德格尔的一种发明,而是他对技术时代的到来所提出的深切的提醒。并非所有的传统技艺都必然遭遇“现成在手”的命运,也并非每个可视者都必须重复体验美术史的历变过程。事实上,这份深切的提醒,是一个艺术践行中时时遭遇着的课题,是一个时刻潜伏着的危机。我们干“活”,就是要使每天的事物实际地上到手头上来。这“活”,这技艺的“活”并非现成在手,这材料、语言、造型、技法,总在风云际会之中变化着,我们自身和这一切共同承受着这种变化。总有一些瞬间,生存的某种感受上到手头上,这些材料技法得以“活”化。在这一瞬间,这活“活”起来了,被自身所“激活”,“活”在自身与世界同在的手上。这“活”正如庖丁解牛,佝偻者承蜩,这“活”既得形质,又得神采,揭示着我们自己的感受方式与生命方式的贯通。这“活”暗示了我们自身的“本真”状态,又指明了人与世界共在的生命方式的赋形机制。

现在,我们可以说,综合艺术就是要去损现成画种中潜在的“现成在手”的倾向,将中西视觉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拆构重组,在艺术发生的端头,活化而为某种新“活”。这种新“活”并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生活的意味,我们并无意将综合艺术作为某种新画种来加以廓明和限定。庄子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才是这“活”应有的天地。

### 道与恍惚

老子论天道,是老子哲学思想中的基本的观念。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威权的主宰,把天看作人的同类,叫作天人同类说。老子指出“天地不仁”,含有天地不与人同类之意。但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另假设一个“道”。这个道,无形无声,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既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的作用,在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自己使然。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的作用,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之所以能成万物,又都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

“道”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那么道就是要让万物是其所是地呈现自己,所以就是一个“无”,所以“道”的



本性是隐的。但它并非没有,而是一个容纳万有的无言之象,是一个不可分断、却又无所不在的所在。故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如果艺术是我们接近自然的“道”,是迹近自然的无言之象的道途,那么这种有无相生的道理,是否对我们认识“综合艺术”这样一条迹近艺术的“无言之象”的道途有着深深的启示呢?

老子还进一步描述了无中生有的道理:“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瞰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无”是绳绳不可名,只好称其为“无物”,称其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称之为“恍惚”。恍惚惚惚之中,有诘问:恍惚惚惚之中,事物脱离名相,归于“无”;恍惚惚惚,此“无”生发某种可以作为“始”的混沌状态;恍惚惚惚,能以破“常”而得变化之机。如是恍惚惚惚,得以破常而求变,得以弃名而抱朴。好个“恍惚”,在恍惚惚惚之间,罩定了中国千年审美历史的某种眼光。它如一种气韵,一种境界,绳绳不可名,却周行于万物之内。我们如临群山,那“道”似乎伸向远方,也回溯远方。那远方和道一样隐在群山之中。群山无言,却吸纳着万千气象。它时而在崇高的漠然中逼视着我们,又时而以浑然一体的声响将我们融化其中。几度峰回路转,我们恍惚惚惚,我们和群山一道“迷失”,一道隐没,恰在此时,也许一抬头,也许一回首,我们的生存正在群山中,我们的生命正被一体地呈现着。这正是那个恍惚之境,那个道艺的恍惚之境。恍惚不是指某种确然的物象,也并非指气象本身的飘忽不定,而是指我们与自然相融相合之时的无可名状却充满创生之机的流变不居的意境。

迁徙者的命运在于背负使命的远行,他们的家园正在那远方,在那群山,在那恍惚相冥、天然无居的路上。

谨以此文送给中国美院综合艺术教学十年学术探索的历程。

- 1、圆·公式 装置 朱玺
- 2、车 装置 杨啸
- 3、叩印兰亭 影像装置 管怀宾
- 4、回音 影像装置 邱志杰
- 5、撞床 装置 宋振
- 6、清音 装置 周陈星
- 7、罗浮梦 装置 梁桃
- 8、回游 装置 严志斌
- 9、阁楼里的屁股 装置 胡艳兰
- 10、新西湖十景 装置 陈志远